朱浩先生

朱芝篆先生

胡彤父先生

“斥卤之地”的文士韵事

——咸祥访旧

卢小东

咸祥（摄于2013年）

咸祥位于鄞州东边，隔海是象山。其地有多宝寺，今寺废，唯留下“多宝寺水库”的地名。明代嘉靖《宁波府志》载：“多宝教寺，县东八十五里，旧名管江院，宋开宝元年建，治平二年赐今额。”开宝元年，公元968年，北宋初年。这可能是咸祥有人居的最早一条信息。南宋淳熙年间，祖籍姑苏的朱孝庆先生来到多宝寺游走，见此地山海相依，远离尘嚣，遂迁居咸祥。数百年之后，朱氏成了咸祥大族。

盐场，咸祥的古称，煮盐的地方。在很长时间里，咸祥被目为边远不发达的“斥卤之地”。至少在清代之前，其地远不如邻近的大嵩有名。有方志介绍咸祥时，往往把大嵩作为地理坐标。雍正十二年朱国选作《朱氏祠堂基记略》，内云“始祖公由姑苏来鄞，卜居嵩南大咸祥……”而“咸祥”之称，至少在明代中叶已经出现。民国《朱氏池头支谱》所载旧序中，有朱一湛序，内云“咸祥一派得与藕桥、龙舌、藤山诸派并传”，他在落款中却仍用盐场：“隆庆壬申夏月，云溪公十二世孙、盐场派一湛文纯书于云龙草堂。”可见不排斥咸祥、盐场并用。及至民国，盐场之称依然在本地活着，如胡彤父写有《盐场竹枝词十一首》。

鄞县进士陆廷黻，曾官翰林院编修。同治年间他因躲避太平军追捕，藏匿于咸祥。晚年，他应邀为咸祥朱乔松作七十寿序，文中动情回忆这段往事，称上次为避祸来咸祥已过去四十余年，“宦海归隐，尝欲至其地，与二三父老把酒话旧，憾垂垂老矣，有其志而未果也。”此中隐约透露出咸祥民风淳厚，像是个天高皇帝远的存在。

咸祥不以文采著称。不料民国时期，镇头呈现“紫微星”，这是杨霁园对他几位咸祥籍弟子的谐称。此数位文士，既是同里，又是同学，崇尚古风，各负志节，又惺惺相惜。每每埋头撰书立言或啸歌自傲，实为这块敦厚朴拙之地的一轮奇异光泽。

今年孟春时节，我来到咸祥，幸由胡纪祥老师陪同，寻访这热热闹闹的小镇之中的几间老屋，那是我一直惦记着的几位先辈曾经的居所。

海抱楼

楼二层，位于咸祥老街东头，一排屋子的中间。楼早已易主。我以前曾无数次地在咸祥街走过，怎么也没想到，这间毫不起眼的屋子就是海抱楼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天，诗人胡彤父登海抱楼。楼主人朱浩，系胡同学，同为杨门弟子。诗人大概初来海抱楼，进入之后，乍见罗列的图书、花草，以及窗外之景，甚至听闻远方传来阵阵海浪声，不禁产生了晕乎乎之感，遂写下《海抱楼留题》一诗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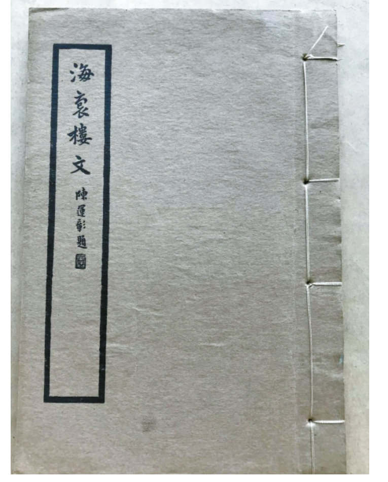
入室频疑暗香焚，绕帷花药斗奇芬。新编家乘备文献，博览方书广异闻。空翠泼窗晴演雨，天风撼岛浪排云。登楼倍觉襟怀壮，不独文豪望此君。

朱浩（1898-1961），又名深水，字孟养。精于经史、文学，又长于中医，晚年为咸祥联合诊所职业医师。本地人习惯于称他“深水先生”。世居咸祥，祖辈贫苦，至其父亲经商、设店于市，生活条件始改善。初学于同里秀才朱芙亭。17岁起，追随杨霁园先生，属杨门最早期的一批学生。在杨门苦读数春秋，嗜古文辞如酒，学业突出。其间与老师或同学游走天下，开阔胸襟，直至问道于康有为、郑孝胥等名家。张君武《阅海抱楼文钞书后》这样评价朱浩：“海国虫沙浪自淘，奇峰旁出一峰高。”奇峰，指杨霁园。比喻朱浩的气质学识，足可传其师衣钵。

海抱楼上下共放着8只大书柜，一张书案布满纸笔。其中有一只玉质的笔筒，上刻四字：“伴我著述”。此笔筒朱浩孙子朱英度珍藏至今。据英度回忆，海抱楼为他祖父书室兼寝室，吃饭在另外屋子。其祖父每天早上起来打太极拳、静坐、写毛笔字。楼建于民国早期，地面已经用上水泥。按照朱浩《宅记》所述，地基原为祖堂后一块空地，种有杏树，为祖上渔庵先生家物。树下有沟，水清冽，杏子熟时，孩童持竿来捅，杏实落水面。渔庵先生母亲林老太比较凶，孩童一见林老太至，皆逃去。后杏枯，水沟渐湮，其地筑为舍。海抱楼筑于地东侧，坐北朝南。当时讲究风水，不允许北向辟户。后堪舆之说松弛，海抱楼北向开了大门，雕有门饰，门上方塑着由沙文若题写的“海抱楼”三字。只是门大多关闭着，除非来了客人。

书斋初成时，朱浩请名于霁园。霁园先生认为，吾乡抱海，士之胸怀当如海，名之曰“海抱”。朱浩大喜，海抱楼就此扬名。1936年，朱浩把自己先前的文章汇编，刊印成《海抱楼文》。

《海抱楼文》用古文写成，收录传、论、序、铭、赋等50余篇，若干年后又写成《续海抱楼文》近50篇，涉及本地的人物、掌故、风俗、历史与变迁、地理及其考证等，可以说是一部小型地域百科全书，侧重于文化。如《演洞庙碑文》，庙在咸祥黄牛岭外海边，祀越国公张世杰，传说越国公厓山战死，浮尸至此，其子孙从母姓杨，散居于象山港一带。朱浩则以史载为依托，指出此说纯属附会，只是沿海士人敬仰英雄，所以相信上代传说，设墓设庙以示怀念；又如《管江三烈士墓铭并序》，明末管江三烈士事，就发生于大咸乡内，至朱浩时，当地人犹言不忘，商量修建三烈士墓，朱浩由此写下墓铭并回顾了三烈士的悲壮事迹。至于《大嵩桥记》《濒海兵事纪要》等篇，考述详尽，可补地方志缺憾。据《濒海兵事纪要》，海抱楼曾驻日军：1941年季冬十九日，日寇率伪军窜到咸祥，时朱浩避上海，“予族祖堂及海抱楼皆驻寇兵，二日去”。


朱浩著《海抱楼文》。

据信，朱浩尚著有《海抱楼笔记》《海抱楼诗草》。十年动乱期间，朱浩的所有藏书、手稿及师友的墨迹、书画（包括康有为写给他的信件），全部被抄家毁去。

朱浩渐有文名，楼也成为他课徒或行医的场所。桑文磁、谢长愚少年时先读于海抱楼，再转学至杨霁园门下。龚敬久同学除在海抱楼训蒙，兼学医。朱浩认为，学医要有恒心，“句读粗浅，《诗》《书》《医说》渊海之若。”说起医术，自古儒医相通。杨门的周岐隐、郑鼻峰、卢石臣、蔡纪泽均擅岐黄之术。朱浩受到过名医范文虎的指点，作有《范文虎先生选方暨医案序》，自己又能刻苦研读，与同门互相切磋，因而三十岁之后已能诊治病人。他在《周氏大姊五十有一序》中记述，大姊患“虚肿甚笃”，于是他先往姊家治，毕竟来往不方便，又把姊接到自己家治疗，直到痊愈。1958年，卢石臣母亲患病，当地医生不能确诊，在沪的石臣急切中拍电报给家中，要马上去请咸祥深水先生来治。朱浩受请来到合岙，一番望闻问切，确定患者为伤寒，对症下药，几天后病情好转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杨光型曾到海抱楼学医数月。据他回忆，朱浩为他讲解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《温病条辨》，要求他先能做到背诵。已是耄耋之年的杨先生至今记得朱浩题在《伤寒论》扉页的一句话：“晚岁活计活人术，壮年文章文苑人。”题词耐人寻味。我的理解是，他晚年将主要精力用在医术上，而少写文章了。

1961年初夏，朱浩去世于海抱楼，终年64岁。那刚好是缺少粮食的年代。关于死因，象山郑鼻峰1961年7月5日在写给朱君襄的信中提到：“惊悉孟养业于端六作古，哀悼之至！夫因饥甚得食，而过饱；缺食且复失窃，患便秘，续经剧下，以致速死，可伤！更属何如？……孟养以医救人万千，而卒以医自戕其身……”看来是因过饥或过饱患上便秘，而自配泻药，“以致速死”。郑鼻峰初入杨门读书时，与朱浩、朱君襄同寓杨氏家祠，持续四十年的深交。鼻峰先生写下《哭朱孟养》：

各怜心迹息乡山，散朴浇醇绝往还。谁料一时缺音问，便成千古隔尘寰。烟霞委地呼难起，鸡犬升天恨莫攀。四顾茫茫无适处，忍听流水咽秋湾。

满月簃

朱芝篆的书斋叫“满月簃”，在离海抱楼不远的一条弄堂内。此地块人口密集，为咸祥朱氏支族的分居地，称为池头朱氏。1921年1月某夜，池头发生大火，毁屋80余间，殃及朱芝篆家，朱家连夜逃难，海抱楼主人把朱芝篆接到家中就寝。芝篆长夜忧虑久久无法睡去。

现存的满月簃为2间3层楼房，楼空门锁，小巷安静。

朱芝篆（1897-1966），名旻，初名锦云，字芝篆，号月池居士。先从汪孟邻夫子游，又读球山义塾，继而入杨霁园门下。聪颖好学。少时有郡先辈见其可造，劝读五经，芝篆回答：“五经何足读，十三经乎！”十三经儒学经典，包含了五经，指《易经》《尚书》《诗经》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《左传》等。所谓满腹诗书气自华，大概就是指朱芝篆辈这般勤读的学子。芝篆重修养，为人低调内敛，杨霁园《五君咏》云“芝篆质敦朴，屹焉世寡俦”。

1936年，杨霁园为儿子望儒举行冠礼，仪式隆重盛大，选定朱芝篆作主宾，主宾在堂读祝词：“古仪难备，美意斯存。加尔元服，吉月令辰。割尔幼志，诣于儒醇。勿惑衰趋，麋寿万年。”

结束学业之后，朱芝篆四处奔波，大多为谋生。分别去上海、慈溪及管江的东陶村等地教过书。每到一处，他都为自己的居所起一个诗意名字。在上海的居处很小，起名“蠖庐”，并著《蠖庐诗文钞》；在慈溪起名“余斋”，著《余斋诗草》，在管江，起名“瘦芝馆”，著《瘦芝馆诗草》。蠖庐之名留用最久，直至晚年，他的同学仍有称其蠖庐的。

满月簃，顾名思义就是屋内有月光。像苏轼所说“何夜无月，何处无竹柏，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。”朱芝篆心中有诗意。无论生活中遇到多少窘迫，月光始终是一份美好的映照。这间屋子，本来作为伯父朱佩衡的休养之所，芝篆从外归，陪伯父在此聊天、休憩。两人谈家事国事，谈诗，芝篆吟诵，朱伯评论，或芝篆评论，朱伯吟诵。此时簃东面月上，清光满座，空翠织庭，伯侄二人不知天之将晚，谈兴益浓，往往迟睡。久之，芝篆名其簃曰“满月”，并书一额悬墙上。

数年后，伯父过世。某次芝篆暑假归来，见“满月簃”题额为老鼠撕碎，只得另书一张。心里却懊恼，原来他在慈溪时余斋额毁，在管江时瘦芝馆额毁，此次又毁额。感慨之下，芝篆作短文一篇，大致为“国之将兴必有祯祥，国之将亡必有妖孽”之意，张贴于右墙告诫自己行事小心。

朱芝篆于书法篆刻下过苦功，杨霁园曾说他“沈冥金石搜，汗漫山水游”。同学看到过芝篆冰天雪地时节，还在满月簃呵冻临池。他初学颜柳，后师北碑，篆籀尤为古劲，喜写擘窠大字。池头朱氏故老至今还传说，当年宁波一家碗行请芝篆题数个大字，每个字大如八仙桌面，芝篆用拖把当笔，一气写成，震惊当场，自此声名鹊起。1928年夏天，杨霁园与数位门生游合岙海涂中黄牛礁，礁四壁削立，杨师命芝篆用篆书题“黄牛如故，白龙来迟”八个大字于东壁。芝篆的篆刻，我无缘得亲见，其作品曾出现在中华古玩网，用大嵩石刻“月池”“朱旻”及“潇湘何事等闲回”印，并有多面边款，惜网上之图小且不清晰。因篆刻关系，芝篆积攒有大嵩石。1963年，他托族晚辈朱道初赠石沙孟海。沙孟海“家在赤堇山麓”印边款提到：“此大嵩石，出吾乡球山，今不可多得。芝篆、道初各以旧藏璞石见治，采泉使其子剖而治之，分赠诸同乡，亦客中韵事也。”

在老师影响下，芝篆崇尚儒家礼仪。朱家四代同炊，兄弟友爱。芝篆伯父朱佩衡先生，族中高尚前辈，乡人遇困难有纠纷多会上门求其调解。在伯父七十岁生日之时，芝篆为其设宴庆寿，诸亲友联袂而来，不仅趋阶下拜寿星，还吟咏记述。这些正是芝篆所乐见。芝篆认为，咸祥偏僻之地，本不讲求文字，大凡有饮食宴乐，不过醉饱而散。现受杨先生道德文章所教化，他以及同门已然能兴风雅。趁祝寿之际，朱芝篆把此次各位友人及自己的唱和诗文编成《舒楼寿宴》一集，并请杨先生作序。杨序评价集子“既可观，亦可存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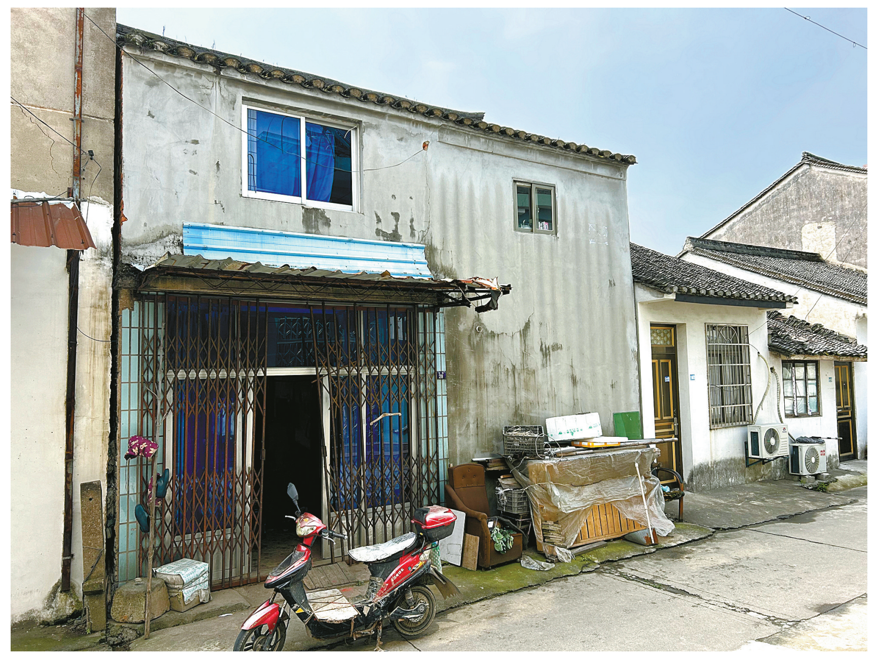
雍正年间，鄞令杨懿治水大嵩，极大改变了滨海一带的水利现状。及杨公殁，咸祥民众感其恩，建杨公祠，岁二祭，生日一祭，忌日一祭。为人所不多知的是，杨公还另飨一次“会祭”，由咸祥“棠荫会”操办。这段历史未被湮没，赖朱芝篆撰写的《棠荫会记》。原来，在光绪三十四年，咸祥乡贤朱佩衡、龚小渔、王纪唐、朱辅廷、龚华卿、朱雪堂六人，筹银为会曰“棠荫”，买棉田三十亩作为祭田，于每年农历十一月七日（次日为杨公生日），专祀杨公，以示深切缅怀。香火延续年复年，到1935年，六君仅龚小渔先生健在，而会祭杨公之事，由朱芝篆主之。因为发起诸先辈的凋零，芝篆有些伤感，有些怀念，遂提笔追溯棠荫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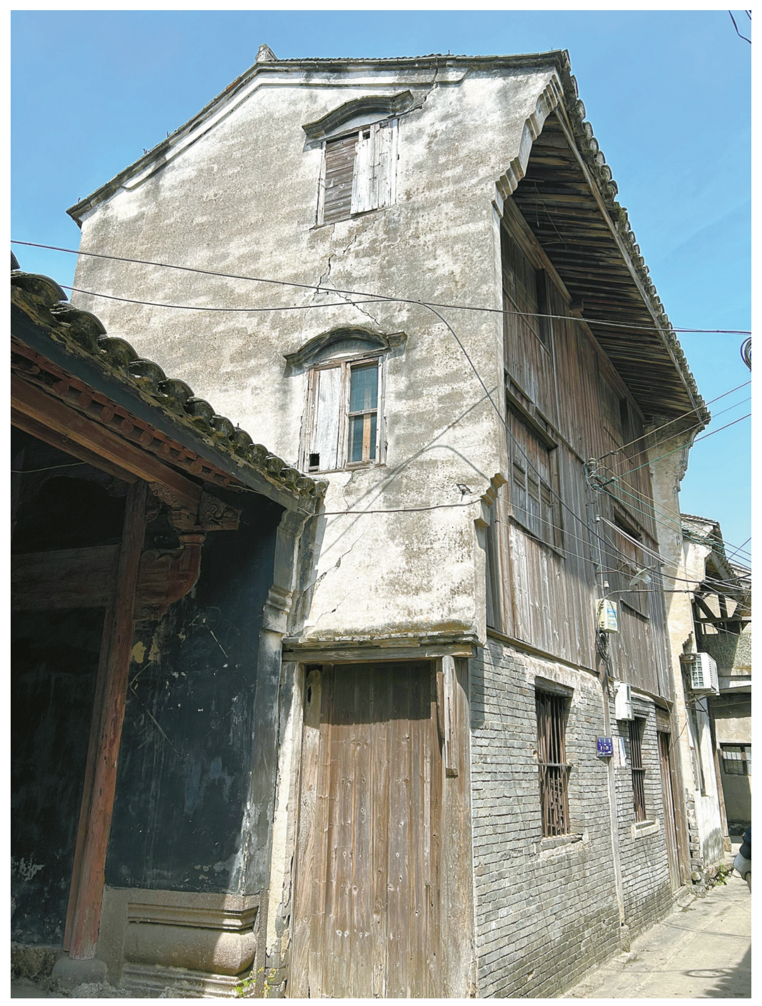
“簃”，一般解释为楼旁小屋。据了解，现存满月簃楼房系抗战胜利后所建，之前为平屋。说到满月簃的布置，上文说过右壁上张贴着楼主自书的额、座右铭。左壁则贴满了友人的题咏，有的甚至直接往墙上写，名曰题壁。众多题咏中，有同窗张成写的《题朱芝篆满月簃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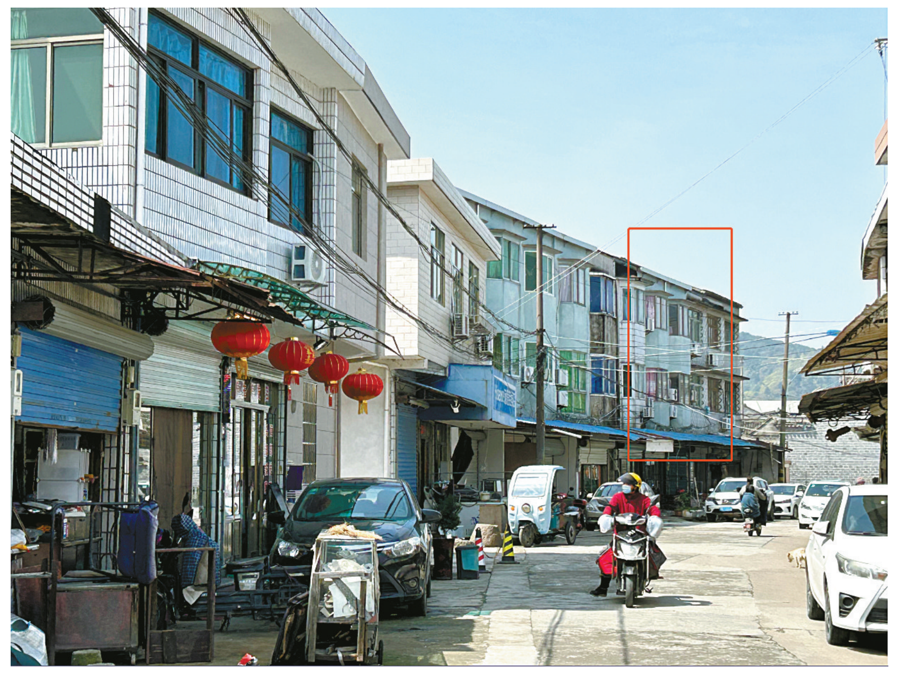
谢绝世间文字名，布衣自适旷野情。锄犁昆季看耕罢，花木庭除坐月明。雅抱独开秋水思，狂歌时接海潮声。书生有道还高卧，十里青山屋数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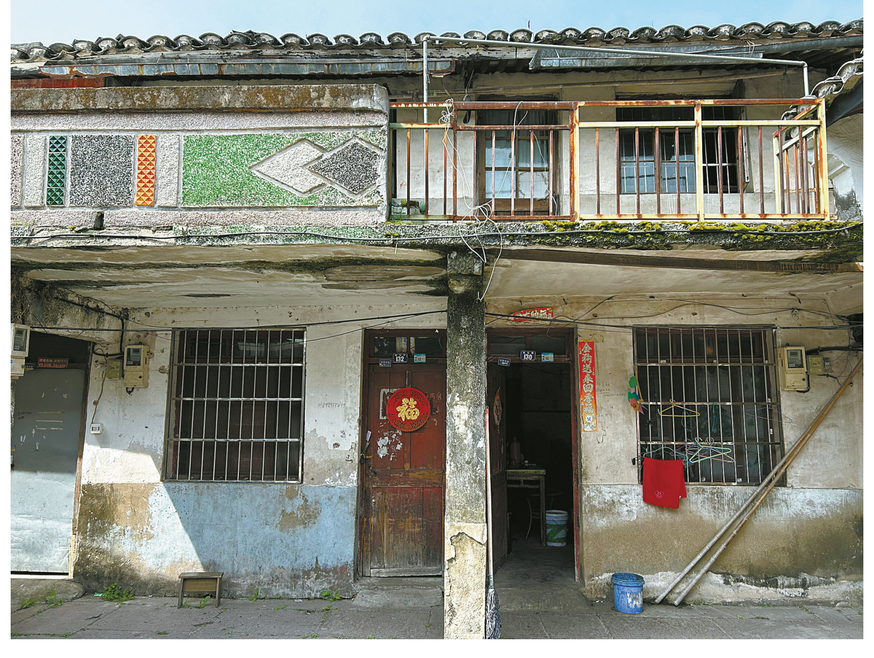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的满月簃前少遮拦。能见青山、农耕。“昆季看耕罢”，昆季，指他的伯父及父亲。又有屋里的高卧、狂歌。我眼前出现了一位洁身自好、活在现实的书生形象。这里的“狂歌”，就是表达了芝篆的平生怀抱。芝篆也写过《自题满月簃》，内有“簃小月常满，野旷风来清。静坐宜凉夜，披襟有远情”之句，则像是独坐书斋的参悟。朱芝篆一生教书，后来曾任教咸祥及瞻岐乡校。新一辈的教师，自然是识不得他。他原先就是个内敛的人。

朱芝篆的诗文，生前未经成集刊印。2018年出版的《近代咸祥文存》（胡纪祥辑录、俞信芳校注），收录有朱芝篆《余斋诗文录》，其内容均由编者从咸祥相关的旧书旧谱中寻觅所得，难能可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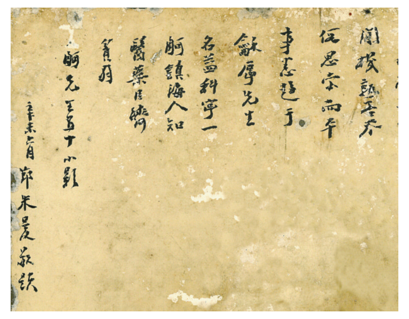

门口放着电动自行车的，就是朱浩之海抱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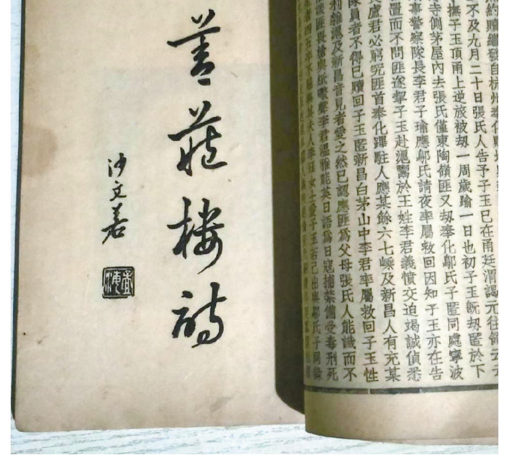

朱芝篆之满月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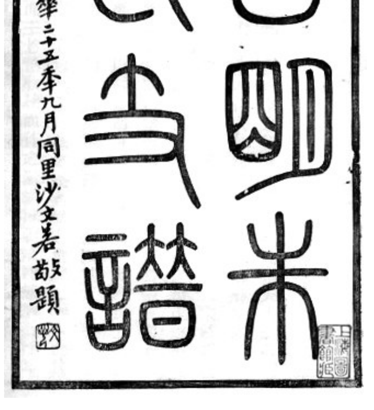

红框所示为胡彤父之善藏楼大约位置。


朱骧之囊斋。

朱骧著《囊斋文存》，赵叔孺题签。


朱芝篆1931年墨迹。原文题于镇海卢益科先生五十岁照片上。


胡彤父著《善藏楼诗》。


沙文若题《四明朱氏支谱》。

■本版图片由卢小东拍摄、提供

善藏楼

我外婆健在时，曾听她老人家提起过“葆亭先生”，很久之后我才知道，此君叫胡彤父。前些年咸祥老街拓宽，胡彤父的善藏楼被拆。楼址在老街西侧，邻锣鼓墙门，现矗立着新屋。我在原址旁伫立良久。《庄子》中有“善刀而藏之”之句，胡彤父名其楼曰“善藏”，意谓自敛其才。并作《善藏楼自题》：

得句何妨示故知，所藏合有好诗词。瓜蔬场圃存青翠，书剑关河感别离。楼小槛收晴霭远，夜深坐待白云迟。归来幸觉心无累，其奈强年瘦不支。

此诗可看成他一生的写照。胡彤父（1900-1947），名尚炜，字彤父，号葆亭。祖上明代正德年间自邑西迁入咸祥。彤父出身农家，父胡式范种田自给，善药草治痈。痈即疮毒，式范先生治痈绝技传自先世，治好许多人，从不收钱。胡母朱氏，国学生朱秉彝之女，自小受教于父。1937年夏，咸祥滨海遭日寇炮击，胡母时方卧病，儿辈欲把母亲转移至安全处，胡母说：你们应当先把宗谱藏好，万一毁坏，何以追胡氏远事？这可都是你们儿辈之责呀。有如此识大体之母亲，所以日后胡彤父挟诗书游四方，其母或父未尝有责怪。彤父幼时能诵《三字经》《神童诗》。由于家世业农，他又是兄长（尚有二位弟弟），稍长便开始参加田间劳动，可实在又喜欢读书，每每于空暇或夜晚，坐檐前朗朗诵读。父母很有触动，不忍再让他习耕耨，而让他继续入学了。

胡彤父入杨霁园门下时，快20岁。杨先生选了二位弟子来为女儿贺孺、贺孺姐妹上课。一位郑鼻峰，另一位胡彤父。我外婆贺孺回忆：“学长胡先生葆亭来居家君门下，贺孺年五六岁，已习句读矣。及后二年，遂偕吾姊受学于先生。”此文写于1935年左右，外婆及她姊贺孺应邀为胡彤父母亲六十岁各作寿序一篇。事后彤父作《寄贺孺姐妹谢其为母作序》，内有“师门分教岁维辛，鸿爪轻描十六春”之句。

胡彤父体形瘦长，有同学描绘他“神若不支”。鲁迅曾说过“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最末的花瓣上”，那样的气质若用在彤父身上，大概妥帖。他多愁善感，却也属愤世嫉俗之士。还在杨门读书时，与老师、同学聚于课堂或酒桌，颠倒狂歌，痛饮淋漓，似有无限的寄托与哀伤。彤父平生好游走，北越关塞，西历江汉，江山助其长诗才。1934年秋，与同学朱君襄游武昌，登上黄鹤楼，见水天一色，长烟若云，彤父顿觉悲怆难抑，蓦然放声大哭！四周游客惊诧，以为发生了啥事。彤父之感性，一至于斯。

“胡生尚炜，工于诗，所至必斐然有作。”此杨霁园语。彤父之诗，出入唐宋，而更偏向于宋诗的气骨与匠心。他游北京时，清朝已覆灭，到故宫，宫内的皇室数年前就被冯玉祥驱离，于是有感写下七律《故宫》，前四句：“深巷重门入故宫，宫花敛影鸟潜踪。器封尘室神全晦，画映玻窗意尚浓。”平和的句式下，抒写的是怀恋又失落的心境。又写下《津桥》：“朔风卷地日萧萧，梅尚空枝菊尽凋。惆怅杜鹃声咽后，更谁断肠倚津桥。”悲歌一曲。1936年刊印《善藏楼诗草》，从集子看，彤父履痕到处，还是以表达湖山之美、闲居林泉之乐的诗作为多。

早年胡彤父曾到同邑俞山村小学任教。俞山为横溪的高山古村，自是山水佳处。教学之余，他与一起任教的同门陆友鹏（字次抟，城杨村人），探究大梅山的风景，留下《俞山晚眺》《偕次抟寻奥嘴岩》等诗篇。不但如此，彤父还请杨师及同学来游山，梅仙桥、护圣寺、仙人井、白云寺等一连串景点，均留下他们师生的吟咏，为大梅山添人文光彩。其中不少诗作收录于俞山的《俞氏宗谱》。

胡彤父爱酒。诗酒从来结宿缘。朱浩说他喝起酒来“或一日而三接”。彤父朋友王烈懋记述，他与彤父在定海时，每当夕阳西下，酒菜一摆就喝开。王氏酒量一般，稍饮辄醉，醉后话多，醒来不免后悔，彤父则饮愈多言愈慎、貌愈恭。其酒量酒风，让王氏钦佩不已。然而彤父体瘦弱，饮酒过量有伤害。杨师在《寄葆亭》中，劝他少喝酒，要多饮药，以铲病根。

善藏楼里亦有伤心。彤父的婚姻不顺。元配朱氏，球山人，18岁成亲，22岁患肺病去世，生女一，朱氏卒后亦殇。继娶邹溪张氏，结婚时20岁，两年后生男友谨，翌年染疫，抛下幼儿去世。而友谨亦因肺病早逝。在《己巳清明归里》诗中，彤父自叹“香巢屡破悲雏燕”。再娶李氏，李氏及子女后迁居上海。彤父与前两任妻子情笃，有专文怀念。

胡彤父似乎一直都在风尘仆仆的路途，并写着诗。他的职业是教书，较长时间任教慈溪学堂，管江沨溪学堂，也去景宁县衙做过幕僚。他宁静的充塞书香的善藏楼，他的散走着鸡豚的农家小园，是“归来幸觉心无累”的最后港湾。1947年初，彤父经姻亲沙孟海推荐，以诗才被浙江通志馆录用。将去省城报到，才走了五六里路，忽然觉得疲惫不堪，自此一病不起。此年农历四月，逝世于家，终年48岁。葬张湾山。

胡彤父墓幸存。纪祥老师带我去了张湾山。荒草丛中，浅浅土一堆，碑书“诗人胡彤父之墓”。忽然觉得他那么有派头。我想象中碑文一定是某某公或某某府君、德配某某孺人。然而什么都没有，只是骄傲地写着：诗人。

囊斋

1939年初春的一个早晨，淅淅沥沥下着雨，瞻岐的二位年轻人杨望儒、王汝希从家出发，冒雨走向咸祥。经过大嵩时拐到桑家，叫上桑文磁同行。从瞻岐到咸祥20里地，他们要去参加同学朱骧的生日聚会。

朱骧（1899-1966），字君襄，名骧，又名薇卿。父朱芙亭，早年成秀才，读郡学，颇有文名，只是科场屡失意，后绝功名之念，闭门在老家教书。朱骧先随父读，13岁时就学郡城，又返乡与朱芝篆同游于汪孟邻。1917年夏，经朱浩介绍，谒见杨霁园先生。两年后，拜在霁园门下，就读于西岙养微山舍及又园，终学成古文法。朱骧成年后，往返于甬、沪之间，曾任上海至汉口的长江轮船经理十年。而他始终以古文辞鸣于外，以交接文人墨客为平生快事。

此次朱骧四十岁庆生宴，由同学张成倡议，原先准备办在张成老家的天机楼，后改成海抱楼，最终设宴在囊斋，参与者杨望儒等9人。这一顿喝，从中午一直持续到傍晚，个个一醉方休，囊斋热闹至极。时同学正值青壮，意气相投，慷慨激昂皆意料中事。事后各又写诗文纪念。桑粹臣作《题囊斋》：

斋小如囊未厌贫，幽寥自足养天真。巷回车马无豪客，壁贮诗书疏俗尘。阮籍漫分青白眼，东坡应悟后前身。桃源有路君须问，我也相从学避秦。

囊斋是朱骧对自己书斋的命名，源于《易》：“括囊无咎”，意谓藏起锋芒，为自身的安全不说话。朱骧素喜直言，以此得罪过人。名之“囊斋”，无疑含儆戒之意。朋友童第德却另有解释，其在《囊斋五十赠言集序》中认为，朱骧“其才足以用世，吾意他日者，当如锥处囊中，脱颖而出，可无疑也。”童君对于他才学的评介或许中肯，预言他脱颖而出仅是心愿。杨门弟子群体，多出生于清朝，历经改朝换代，一身文武艺，往往不苟合势而沉冥以终。

朱骧家宅原先为西宅祖堂边小屋，1928年，新建成三间楼屋，囊斋辟于其中。现楼基本完好，只是住着别人了。

朱骧埋头囊斋读书写文章，同时也抱着学以致用的态度，对一乡一族公益之事关切且乐于付出。朱浩曾称赞朱骧“于乡修海塘，浚河渠，主乡政，持学校，饬杨令祠，理家庙”，他能精细管理建筑工程所需各种材料及人工的预算，及至盐、米等琐碎的支出，账目明白，使奸吏巧贾无可乘之机。对于乡史的整理记录，朱骧不遗余力。鄞令杨懿大嵩治水之德，在咸祥影响深远。1935年，朱骧应杨公祠董事朱觉之请，撰《重建杨公祠碑》，考证了杨公祠自乾隆四十三年起在咸祥的4次重建、扩建，颂扬杨公的千古功德，记述咸祥民众对他的爱戴之情。杨公36岁因辛劳殁于任上，遗留《治鄞政略》一书，咸祥泽被既深，士人曾两刊之，至1935年，咸祥士人进一步搜集杨公遗文，三印《杨公治鄞政略》，包括禀谕条议二卷，诗略一卷，志传一卷，并附祭文等，收入齐全，可以说是纪念及研究杨懿的权威版本。其中朱骧于统筹、编辑颇多出力，并撰《治鄞政略题后》。张成欣闻重印治鄞政略，题诗祝贺，云：“莫道旧编无缺漏，广搜遗典付重雕。”

1936年，朱骧主纂《四明朱氏支谱内外编》，这是一本充满野心之作，内容广博，远非一族家乘之体量。他所邀请的写作、采访团队豪华：先生杨霁园及15位以上的同门共同参与。在修谱的最后阶段，团队下榻在松柏成荫的山隐寺，师生协力，于当年农历七月顺利付印。

朱氏支谱除了“始祖源流、世系繁衍”等谱牒标准内容之外，更扩充山川、风俗、义举、乡塾、文辞、星野、灾异、赋税、防兵、物产、社庙、禅庵、交通等分类另成内外编，搜稽翔实，涉及咸祥滨海地区当时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，堪称一部私家乡镇志，年岁愈久愈显其史料价值。内外编成书之后，朱骧寄沙文若并附信。之前文若已受请题签：“四明朱氏支谱。中华二十五年九月同里沙文若敬题”。收到实书，文若回信云：“君襄我兄大鉴：奉惠书并尊辑。贵宗家谱搜罗之广、审订之详，实为省、县志之长编，不仅一家一乡之事也，敬佩敬佩。题签未标内外编，初意以为支谱总分内外编，奉读全谱，始知内外编单行，名实未符，至用抱歉。专复申谢，顺颂箸安。弟若顿首。十月廿三日。”沙札对家谱作了赞扬，同时认为自己的题签若加上“内外编”更好，此中可体会沙文若的谦逊与严谨。

杨霁园对朱骧有个“三好”的评价：“好文字、好宾客、好直言”。好文字，他著有《西港漫稿》诗集及《囊斋文存》，笔耕不辍。好直言而惹祸，1939年农历五月蒙冤，与其师被当局软禁于鄞西黄古林半年，可叹杨师在归家后第二年即病逝。好宾客，朱骧请同学来家吃饭，往往一饮连日夜，沉醉为止。他最豪迈的一次请客在上海住所，他的五十岁庆生宴，据朱浩《囊斋五十燕集图后记》，参加的名士20余位，如冯都良、潘伯鹰、葛夷之、沙孟海、邓散木、朱恬生、魏友棐、陈从周、况又韩、陈蒙庵、蔡味逸、喻雪蕉、何时希、严随庵……朱骧同窗何仲刚、卢石臣、郑掜芬、周采泉等共同出席。

从朱骧的交往看，举目望去皆书画金石家，故收藏书画实亦为他之好。他早年与朱浩数次共赴上海拜访康有为，畅谈古今，并有书翰往还。《四明朱氏支谱》收录有4件康有为回复朱骧的信札。某次在上海，朱骧带了一包书画去装裱，内有明文休承书《醉翁亭记》、清姜宸英书《王子安风诗》，及蒲竹英山水、康有为书札，不料失之车上。杨霁园听闻后，耿耿难忘，他认为，康札未必工，但是与君襄息息相关，所以丢失非常可惜。

杨门弟子中，较早过世的几位，诗文遗作散失殆尽。朱骧大概意识到这一点，搜辑师友诗文愈勤，自己手中之笔也一直不曾搁下。1955年，他在沪又主纂并刊印《四明朱氏支谱内外续编》，由王福庵题签，何友梁作序。内容为他检藏的故去师友相关作品、健在同道的近作，及冒广生、叶葱奇、陈运彰等名士来囊斋小聚或互相酬唱之诗文。上文沙文若信札就收录于此。如果不是朱骧殚精竭虑纂成此续编，那些遗珠或将不复见天日。

农历五月十六日，为杨霁园逼迁黄古林之日。据周岐隐记述，朱骧必定于此日悬先师像，集同门私哭之。朱骧铭记先师的恩德，而同时更尽自己的力，坚守并传承着他们那一代人的文化与人格。